

北師大瑣憶

黃英烈

(本文另有插圖刊第56頁)

故都北平在北伐以後，抗戰之前，這段平靜的日子，實在是一般人嚮往的地方。那裡有許多著名的大學，有藏書豐富的北平圖書館，更有許多名勝古蹟，真是大學生最理想的讀書所在。戰

前各大學分別招生，沒有聯招制度。當時我先後考取上海音專、北大和北師大，因家庭反對我唸音樂，北大的出路多半從事行政，我自知不是做官的材料。於是決定入北師大，主修外文，兼修音樂，因此住進了石駙馬大街的北師大文學院。校長是李蒸（號雲亭）先生說我們那一屆，按投考的人數比例，是二十四人取一個，以我的程度而言，實在沒有想到會考取的，所以以進入師大為光榮！

嚴鶴齡師死於講台

北師大有悠久的校史，飽學的老師，豐富的圖書，傑出的校友，（如現任考試院長劉季洪，司法院長黃少谷）。全國教育界，各省各地各級學校，都有北師大的畢業生，在默默耕耘，辛勤地作育英才。大陸淪陷政府遷臺初期，立法委員以學籍統計，北師大校友佔相當大的比例，當局

曾有意支持一位曾任大學校長的委員出任立法院長，可惜師大校長李蒸先生沒有來臺，否則他很可能是在來臺後的首任立法院長。

我入師大時，年齡較長，為了聽講方便，特請註冊組把我的座位排在前面，當時教翻譯的是嚴鶴齡老師，他已六十多歲，中英文都好，他說中譯英較難。上課時要我們當堂在黑板上翻譯，由他改正，教了我們將近一年，實在受益不少，到了六月快放暑假了，一天他在課堂上突然向我招手，我上了講臺，知道他已不能說話，馬上請幾位同學，把他抬到教授休息室，立刻請校醫診治，斷定是腦溢血；由學校分別打電話給協和醫院和他的家屬，到了醫院不久就去世了。我們同班四十四人，男女各佔一半，全班哀痛逾恒，女同學全都流淚，開悼公祭時，我們全班同學在場料理一切，我發了兩則新聞稿，一則寄北平世界日報，另一則英文稿寄北平的英文報。全班同學簽名，寫了「恩師難忘」四個大字。我畢業離校後，濫竽充數在大專教了四十多年英文，教學生翻譯時，完全做嚴鶴齡老師的教法，果然學生大有進步，也寫了兩本有關翻譯的書。回想起來

，嚴鶴齡老師給我們的印象最深，也是我們最難忘懷的恩師。

系主任羅昌老師，南海人，是康有為的女婿，他常常穿着一件破舊的長袍，喜歡喝酒，講話非常風趣，一次倫敦大學英文系主任到校講演，羅昌老師的一段介紹詞，聽了令人笑破肚皮。羅老師不注重考試細節，平時要我們多閱讀、多寫作，期考時出一個大題目，要我們寫自己的心得。記得有一次出了下列的題目：

“What do you know about English?”
寫在黑板上叫班長三日內收集，送到他辦公室去，他寫完後就走了，這篇文章作為期考的成績。像這樣的教授，像我們那時的學生，在臺灣各大學甚至各研究所，恐怕再也找不出來了。

教我們語音學的是趙麗蓮教授的母親 Esther Marine Bornstein，她原籍德國，在美國受教育，教我們的時候已經是花甲之年，她精通好幾國語言，但不長於中國話，是一位慈祥而有愛心的教授。一次她病在北平協和醫院，我們男女同學代表，拿着鮮花去看她，我走到她床前，她拉着我的手，感動得落了淚。十餘年前，她在香

港過一百歲生日，趙麗蓮教授，在臺大邀集昔日學友簽名祝壽，我為感謝這位恩師，也去簽了名。當年國內大學，很少設立研究所，一般大學畢業生程度都不錯，有能力從事學術研究，無須追求博士、碩士學位，其學識的淵博，絕不亞於如今的博士學人，學位並不能代表真實學問。沒有學歷的人，一樣可以成為學術界的偉人，如王雲五、錢穆、董作賓等不勝枚舉。那時大學聘請教授，不受教育部的限制，祇要是某科的專家有傑出成就，不經過講師副教授即可聘為教授。那時的老師，都是學有專長白髮蒼蒼的老教授。現在時代變了，偏重科技，情形大不相同。似乎忽視了人文科學，因為過於重視科技教育輕視了傳統文化，有些年輕學子，對於孝道、尊師、敬老、尊賢等固有道德，不但不能遵循，且背道而馳。五千年文化寶藏，如再不設法挽救，必會蕩然無存。縱然成了已開發國家而敗壞了祖宗遺產，又有何益？

八大美人四大凶宅

我的家鄉是湖北，家居漢口，先父對我說：「你寒暑假不必回來看我，用心讀書，就是盡孝，我們家是父子、兄弟、叔侄翰林，你要研究學術，以繼祖宗的志業。」因此我寒暑假都留在學校。我的宿舍在文學院後面球場旁邊，北平的夏天，比武漢涼爽，晚上常有一位工友老王來和我聊天，他在學校已經很久了，他的兒子在「國立北平圖書館」做事，他說不願在家當老太爺，喜歡和我們年輕人在一起，他來時，我總是買一包

香煙招待他，尊他為長輩。他的話匣子一打開，總是說不完，天南地北，古今奇聞，無所不談，他高興時唱一段平劇。我問他有關北師大過去的八美（八個美麗的女同學），他把每一個人的形象，詳細地講給我聽，可惜我無緣見識，連照片也沒有見到一張，實在是一件憾事。那時男女同學，都很保守，不像現在男女服裝不分，不僅男追女，女追男也成了最時髦的新潮派。當時學校的艷聞，總被認為是一件新鮮事。工友老王又為我講北平四大凶宅的故事，北平人都知道四大凶宅，但不知道如何凶？老王最清楚，講的最詳細，他說：「四大凶宅，都是前清王爺的住宅，房屋寬大，每家都有很多丫環，難免有些丫環被淫辱冤屈而死，所以傳出許多鬼怪的故事。」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。

考試交白卷的風波

我們班上有一位在協和醫院當護士長的魏××女士，教我們的生理衛生學，聽說是教務長袁敦禮先生介紹來的，雖然魏女士人並不美，但每週上課，她必換一套華貴時髦的衣服，好像時裝表演一樣，十分妖艷，男同學個個眼睛發癡，女同學人人嫉妒在心。期中考試時，同學們要求免考，以期考代替總成績，魏女士堅持要考，平時在班上男女同學很少談話，這時女同學紛紛向男同學示意，要大家交白卷，當魏女士在黑板上出題時，一位湯鐘琰同學，先交了白卷，全班同學都跟着交了白卷。魏女士當時氣得臉色發白，在教授休息室裡大哭大鬧，叫工友請袁敦禮教務長

來，袁敦禮長也生氣，安慰她說：「一定要把第一個交白卷的湯同學開除，其餘的記過。」事情傳開後，被我們的系主任羅昌老師知道了，羅昌主任對袁敦禮長說：「生理衛生不是本系的主科，不值得小題大作，況且我們系裡有許多教授，指定學生寫書評或論文以代替考試。」後來聽說他們爭吵不休，系主任說要與湯同學同進退，最後不了了之。同學們勝利，魏女士再也不來上課了。一位同學告訴我們一件消息說，這位魏女士的腳踏車編號是一〇一，她的先生的編號湊巧是一一一，於是全班開堂大笑。當時我們班上同學，入校成績比歷屆都高，這是系主任愛護我們的主因。

情書趣聞名伶軼事

班上有廿二位女同學，其中以石如珍同學（東北人）最美，男士們公認為全校的校花（O. P.），其次是葉瓊同學（湖北人），她們二人一個濃抹，一個淡粧，各有各的美。葉同學和我是同鄉，她也兼修音樂，經常在鋼琴室裏見面，我倆時常聊家鄉的事，她對我的好感，似乎超過別人，可惜那時，我已文定，我與未婚妻，感情深厚，不願見異思遷。換了現在的青年，是難以辦到的，也許我受了儒家的「誠」、「信」二字的影响，不願做違背良心的事。假使我的意志不堅定，一定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。古人說無緣不成姻，也許我和她沒有緣吧！一切都成了明日黃花，她們現在大陸，都是六、七十歲的老太婆了，四十多年前的往事，記憶猶新，石、葉兩位女同學，

受全校男士的矚目，一位國文系福建籍的男同學，對於葉瓊十分傾心，仰慕已久，竟然冒昧的每週寫給她一封信，作的詩也寄給她，時間久了，被同學們知道了，一位缺德的同學，冒葉瓊的名，給這位多情的男同學回了一封信，評論他很有才華，風度也好，祇是門牙釀的是金的，有一點太俗氣，也不雅觀……過了不久，這位男同學果然把金牙拔掉，換了白牙，於是全校傳為笑柄。一天葉瓊同學對我說：「他寫給我的信是事實，但我從未回信，這個玩笑開大了，我要對他當面否認，表示歉意。」我說：「不必了，同學早已知道了，妳向他否認，反而使他難為情，更增加了妳的困擾。」葉瓊比我小幾歲，涉世未深，又是同鄉，認為我的話出於至誠，接受了我的勸告，不去當面否認。另一位女同學是平劇名角余叔岩的獨生女，也是我的湖北的同鄉，我叫她為「Fish」，一天我要求她，當她的爸爸在家調嗓子的時候，讓我去聽一聽，因為她爸爸在平劇界非常有名氣，當時有譚派、余派之分，余叔岩已多年沒有登台演唱了，民國二十年，他為了拯救武漢的水災，登台義演一次，當時有東至上海，西至成都，南自香港的戲迷，去到北平聽他的戲。有一個星期日，她打電話要我去，當我一進門，看見梅蘭芳、程艷秋等四大名旦都在座，我問「Fish」是不是他爸爸的生日，我要向他行個禮，她說不是的，原來他爸爸在家無聊，時常邀請幾位老友在家聚一聚。她爸爸對我十分親切，他說我自遙遠的家鄉，隻身到北平求學，是一個有志的青年，既是同鄉，要留我一起吃飯。我坐在牆邊，靜聽他

們清唱、聊天。當年在北平的大學生，不常去戲院，因為票價太貴，梅蘭芳的戲要七毛大洋一張票，電影早場祇要兩毛錢，所以平時多半去清唱茶館，既可以吃東西，又可以聽票友的戲，有時候去天橋聽戲，也比較便宜。那天聽了幾位名角的清唱，實在飽了我的眼福、耳福，是我一生中難以忘懷的日子。過了幾天，「Fish」來校上課她說：「我向梅蘭芳要了一張照片（親自簽名），向程艷秋要了寫好字的扇子送給您。」我萬分感激，恭恭敬敬的收下余小姐送我的這兩件珍貴的紀念品，可惜這兩件東西，我都留在大陸，沒有帶出來。後來我買了一件小禮物送給余小姐，以示謝意。我對平劇（國劇）並無研究，但非常的喜歡，來臺後很少去聽戲，偶有名角登臺也去觀賞，感受到其中的味道，大不相同。

易經卜卦靈驗無比

當年在北師大外文系，除英文外，並無國文、歷史、國父思想等課程，所以空堂很多。我除了聽外文系高班的課外，還到國文系，歷史系去聽名教授，如黎錦熙（文學院長）、錢玄同（國文系主任）、林尹、陸懋德等老師的課，音樂課

程最愛聽柯政和、張秀山、吳中正等老師的講演以及李嘉齊老師（歷史系主任）的歷史故事，另有理學院長劉拓老師，也給我指導不少。我幼時讀了十年私塾，對於詩、詞、音韻學、文字學都有興趣，上老師們的課，向他們請教，獲益不少，民國二十五年，蔣委員長介公被張學良扣留，在西安蒙難，上歷史課時，一位老師精通易學，同學問蔣委員長何時可以脫險，他說：「十二月廿六日，可以離開西安。」同學們半信半疑。到了那一天，我正在吃飯，外面有人叫號外，蔣委員長於當日下午四時，飛抵洛陽，轉往南京。次週上課時，同學全體鼓掌，說他算得很準，並開玩笑問老師是否張學良有電報給他。後來我請教老師，他說易經是中國文化的精華，包羅萬象，如天文、地理、文學、哲學、科學、醫學及術數之學等。至於文王數、鐵板數、紫微斗數、梅花易數、諸葛神數等，都是從易經卦爻的吉凶演變而來。從此我對易經發生了興趣，祇是不得其門而入。來臺三十餘年，在教授英文之餘，潛心研究易經，老莊哲學及文字學等，並向鄉長胡庸先生、唐祖培老師，請教多年，自信稍有心得，因篇幅所限，容再另文詳述，茲不多贅。

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三

寸草

悲

徐櫻女士 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思親、懷舊、憶往，至情至文感人至深，附珍貴圖照多幀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

(上圖)北師大校門(請參閱丁德先文)(下圖左)「北師大瑣憶」作者黃英烈教授與夫人合影。(下圖右)「北師大八十年」作者丁德先與夫人吳惠波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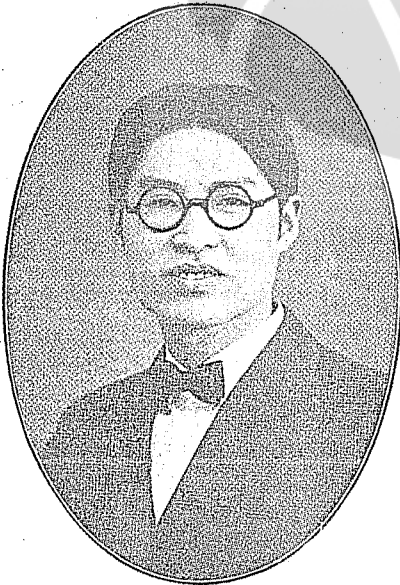
五十年前北師大名教授

（上左）物理系戴運軌（上右）體育系袁敦禮。（下右）國文系沈兼士（下左）國文系錢玄同。





(上右) 教育系趙廸傳 (下左) 國文系馬叙倫。(上左) 教育系陳大齊 (下右) 國文系黃節。



(上左) 史地系蕭一山 (上右) 物理系楊立奎。(下左) 化學系劉拓 (下右) 生物系翁文灝。